

洪北江（亮吉）先生遺集（二）



清·光緒三年授經堂重刊本影印

洪北江(亮吉)先生遺集(十二)
清·洪用慤等編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春秋左傳詁卷十五

陽湖洪亮吉學

傳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註孫叔敖碑作五舉按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加人旁非也惠棟云伍尙伍員字同古今人表五子胥亦不从人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註說文褊衣小也不足以容從者請蟬聽命註鄭元禮記注除地曰蟬杜本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

來詁服虔云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儀禮疏若

杜取此

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詁廣雅莽草也如湻漠書注

草深曰莽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

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

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

包藏禍心以圖之文選注引傳作苞

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

感者距違君命而有所雍塞諸本作壅今从釋文改

不行是懼不然

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鄭元周禮注祧遠

祖廟杜本此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詁詩毛傳橐

韜也韜弓謂之橐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

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

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杜本小爾雅駕陵也况不信

此本

況不信

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湧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說文謗毀也讟怨也方言讟謗也按杜注讟誹也義亦同方言又賈逵國語注驥媒也義亦通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是穡文選注作蘿

詁說文穡耕禾間也春秋傳曰是穡是袞按今本作袞

非杜注壅苗爲袞今攷說文杼壅禾本也杜說未知何

據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

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

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

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詁服虔云設服設人君之服二句从惠本增二人執戈在前在

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本疏王逸楚辭章句離列也杜注

陳也義亦同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

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詁服虔云

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

亦可乎

同上

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

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

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愍矣

五行志愍
引作閔

詰說文愍痛也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犁

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

同上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

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

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晉

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紱而婉詰說文婉順也晉

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詰詩毛傳字愛也

杜本此子與

子家持之

釋文持或作恃誤

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

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

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

五行志引
憂下多矣

字無下
憂字言以知物詁韋昭國語注物類也其是之謂矣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

魯伐莒瀆齊盟詁說文嬪媠嬪也按瀆嬪古字通故杜注

云瀆慢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

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距曰詁孫恤唐韻梁其距

魯伯禽子梁其之後貨以藩身詁說文藩屏也子何愛

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

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詁韓非子曰牆之壞也必通隙雖怨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
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
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
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
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韻詩毛傳汚煩也杜本此出不逃難
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
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
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
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
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

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詒

地理志東郡斟觀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又

右扶風鄆故國有扈國亭扈夏啓所伐杜本

此

商有姚邳同

詒說文姚殷諸侯爲亂疑姓也春秋傳曰商有姚邳邳

奚仲之後湯左相仲虺所封國說文同

呂覽有侁氏以伊

尹爲媵送女漢書殷之釁也以有娀及有莘桺莘姚侁

娶並同音蓋卽有莘國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杜本此

周

有徐奄詒書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淮夷與奄同時伐之

此徐奄連文故以爲徐卽淮夷賈逵亦然是相傳說也

本疏杜本

服虔云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同上

自無令王諸

侯逐進詒漢書集注逐競也杜本此

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

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

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

詰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

間史記集解杜本此

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

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

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

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

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

宗周衰妣滅之詁說文解字云威滅也从火戌火死于戌

陽氣至戌而盡詩曰赫赫宗周衰妣滅之釋文滅如字

詩作威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誦說文懦鴦弱者也杜本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

此

本

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

虐弗可久已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

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

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詁鄭元禮記注一獻士飲酒

之禮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

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

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

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繁曰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

用之其何實非命詁元劉用熙曰實疑適字之誤子皮賦

野有死麕之卒章

釋文
麕亦作麌

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

安龙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兜爵曰小

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

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詁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乾山

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杜本此館於洛汭詁水經洛水

又東北過鞏縣又北入于河按館蓋在洛水入河之處

杜注亦同說文汭水相入也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

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詁說文冕冕也杜本此惠棟

曰釋文云弁端委無冕字故杜訓爲冕冠傳文蓋衍冕

字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詁服虔云禮衣端正

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尙褒長故曰委本疏子盍亦遠績

功詁爾雅績繼也說文績緯也義並通按杜注勸趙孟

使纂禹功訓亦本此正義舍繼緯本訓而別引釋詁文

云績亦功也失之遠矣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

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

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詁惠士奇曰大雅抑詩

云借曰未知亦聿旣耄蓋當時之語云亦然其趙孟之

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

矣神怒民叛五行志
叛作畔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

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會天

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會天謂會阜曰旦及日中

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

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詰說文楹柱也杜本此雖惡

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

詰廣韻曰鄭

公子有食采于徐吾之鄉後以爲氏惠棟曰據此則子

南子晳爭同姓以爲室也

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

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

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

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

晳怒旣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

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詰說文衝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

以戈擊之桉今本作擊之以戈杜本同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釣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誦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

作糴从殮下米玉篇糴穀糴散也書作蔡字惠棟曰漢宣帝元康三年詔曰骨肉之親糴而不殊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粲李善曰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也桉子虛賦文作萃翠蔡愚謂漢書文選糴字皆糴之誤糴本與蔡通故又作蔡禹貢曰二千里蔡鄭康成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減殺者猶末減也叔非首謀慮从末減之科故不殺而囚之如此則不必改字而義亦得矣小爾雅曰蔡法也今桉周書作洛篇管叔經而卒然則管叔亦非周公殺之乃自經耳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秦后子有寵於桓

詰桉后子當係秦公子鍼之字此下杜用韋昭說又云